

四庫全書

集部

五鹿子之先陳虎林人也而徙家華亭其王父某與中表張翁友善張翁亡子欲得王父子子之而王父指其季曰以乞汝季遂冒張氏稍長能自樹立起家娶婦有丈夫子四而五鹿子復其季也少惇敏通經術補博士弟子而諸舅奉化令徐獻忠者以才高傾一時鮮所許可顧獨善五鹿子每入謁必緩帶接膝爲竟日談時語人是子何必減殷家韓康伯也父季念以諸子長其人羯羠而屋舍陋不能容始議析箸而材五鹿子小欲有

所私而五鹿子讓弗取取最下瘠者顧獨與其父母偕  
五鹿子之治經術精試頗褻然得既廩於官以其業教  
授諸生諸生日益進所奉修帛足以資共養父白屋中  
不至絕甘毳也而五鹿子益夔夔孝謹一兄仲友一弟  
仲甫貧不能具饘粥各有子不能室五鹿子爲之食其  
父而室其子一兄仲孝瘦歲賦被繫爲之悉索以償而  
出之女弟適郡文學胡生五鹿子重其行憫其貧爲撫  
諸甥若子婦父朱貞悔蚤世五鹿子既已治葬而曰吾

不忍其嫠與孤也別僦舍迎而衣食焉及孤之長而授  
偶子之婦父趙完素亦蚤世其嫠與孤如貞悔也五鹿  
子顧其子曰非而所能辦吾且資若諸所以待之亦如  
貞悔五鹿子之父母居恒謂吾唯一子蓋終其身不復  
就他子養歿而調棺殮卜窀穸亦唯一五鹿子也五鹿  
子性又好施予人或相謂夫已氏者以窶書生而終始  
奉父母推及兄弟子姓外家無弗共者豈其有所受丹  
術耶而司其橐則弟子後先所奉修帛如洗矣於是督

學御史褚君郭君李君巡按御史邵君田君每行部輒以行誼旌五鹿子青浦令屠長卿羅闕至表其廬以

比於鄭康成五鹿子恂恂如弗克勝也諸美五鹿子者贈之詩歌累百餘篇有稱經明行修者盛世醇儒者

弇州外史曰五鹿子以授經聞東南而其弟子如進士田炯鄉進士宋資太學康時萬諸生張邦瑩僅數曹然亦不盡顯顧其被服儒素雍容樽節有西河之風識者推本所自而得五鹿子雖然余竟不能定五鹿子爲何

如人也

長梧封人傳

長梧封人者顧其姓汝玉其名栗如其字吳其里其稱  
長梧封人者何顧君以子貴凡再受封封皆五品故自  
稱封人曰長梧則引莊生據梧語以自況也顧之先爲  
越支庶自句踐起而其後在孫吳以至六季皆最爲甲  
族自王謝繇北來顧始稍乙明之初以豪徙京師有支  
子贅於張得不徙然遂從張幾失姓久之始復已而其

孫顯復贅於吳亦幾失姓子鉞篤行君子人也入貲當  
得官不肯仕以終有丈夫子二君其仲也嗟乎顧之得  
爲顧難矣君以甲申五月十三日生而其父難之曰五  
月兒不祥法不舉舉且妨父太父呵之曰孟嘗君不云  
乎即以長齊戶妨父者高其戶使不得齊何害遂舉君  
而俗故稱竹不易徙至五月十三日而醉徙之茂君異  
日歎曰竹醉而徙乃茂者全其天也吾之生以天全哉  
遂自號曰竹醉生老更稱竹醉翁云君質穎甚讀書一

目三行下爲文有奇氣且肄博士矣而父坐鼓鑄株累  
當戍獄甚急君上書讞者辭甚哀懇得不戍死然業少  
挫君益發憤讀書二十七補諸生試於學使者得第一  
人遂廩於庠君既少罹家難已而爲盜憎橐如洗併去  
人所典衣物稱貸而償之曰盜非憎諸彼也家貧徒箸  
入城顧必得今博士王敬臣巷而隣之曰吾以觀德也  
博士亦能知君君以母韋太夫人漸老而有子其志工  
制科業即委之書曰吾有餘力藉供養母不能從少年



伊吾當是時君所與社中習制科業者今袁宗伯抑之  
發解南省擢進士友壻申少師士章雖蚤逝然有子汝  
默狀元及第君既以奇其志嘗撫而笑曰吾不敢望抑  
之若能汝默乎哉未幾而其志膺選貢章太夫人喜君  
曰未也其志遂連第進士由長興司理進同知南昌府  
考最於是君亦且貢矣舍而就封或謂顧君嶽嶽俛得  
官奈何舍而從兒子章服君笑曰吾不以一日佚易升  
斗也君故好爲詩以不獲意於名場則益工詩諸所經

變態憔悴愉適之境與游覽酬酢繾綣乖睽之際一於  
詩乎發之居謂愁欲以當飲饑欲以當食倦欲以當偃  
息天下之快多矣度非詩不足當也其深思之極見若  
爲雕剝者然要歸之自然即率爾而爲之若不經意然  
求其不合於古者鮮也所善皇甫子循司勳劉子威侍  
御張幼于周懋修二太學倡和無間其志入爲工部郎  
君間一之京邸視之少師爲開東閣行酒修甥禮甚備  
歸而以詩贈君且悵然曰竟不能停阿游駕耶君念欲

徙居行求得故朱中丞先生紉祠傍舍曰吾去孝子而  
得忠臣故快舍傍隙地結廬讀書其中雜詩卉藥第使  
獨多竹謂孺子毋忘醉時吾得長如竹足矣君甚好行  
德而自以寡故傷其德之不能徧一日歎曰使吾獨行  
德孰若曉天下使人人自行德哉於是採古經傳格言  
及子史稗官之紀凡善福而淫禍者會而梓之爲樹德  
錄二卷其言天人徵應之理核矣曰無爲而爲善者固  
鮮也誘而善去誘而惡奚啻千里今年丁亥君年六十

四治壙於虎丘之東塘游而樂之爲詩見志且語其志  
曰吾甚嚴瑯琊王先生幸及吾之見之爲我乞一言

弇州生曰吾吳最爲天下雄郡金閭之中崇薨腴圃相  
望封人舍而之乎磽确之區求所謂賢者祠宇而隣之  
此其意寧與伯鸞之依臯氏異哉世所共榮不必有之  
世所共諱不必無之以詩自適優游天年抑亦達矣乃  
所謂樹德錄者指近而警深守約而施博甚哉封人之  
工爲仁術也

大理卿宋公傳

宋公者諱儀望字望之其先丹陽太守哲徙吉水爲吉水人已又徙永豐定爲永豐人公之曾大父邦鉉嘗輸粟助邊拜綵幣羊酒之賜里人榮之大父七品散官魁昂父聞義以公貴贈吳縣令再贈御史公之爲諸生也數試於有司輒冠然省試而屈亦如之既薦即第進士爲吳縣令未幾即擢河南道御史移疾歸復爲御史御史之未幾即超爲大理右寺丞已落職補知夷陵州未

上即拜霸州兵備僉事亡何超爲大名兵備副使移監  
福建軍尋削二秩需次久之補四川按察僉事即復爲  
其按察之副使移視福建學政以婦卒自免歸道遷其  
省叅政即入爲太僕少卿甫上遷大理左少卿遂進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提督軍務糧儲久之以  
功遷右副都御史改南京大理寺卿已轉大理卿有所  
齟齬乞歸需次里中而公卒矣公之成進士自丁未以  
至戊寅踰三十載一居憂一移疾一自免再坐謫再需

次而其起家與遷移之峻且速大畧亦相當公之不出天下以爲非公無可與任者而及其既出則躡而肘之必不使其有以自遂其在下位苟遇一名缺亦必念及公以爲非公不足當而既遷之後復噲噲互見指目以躡致累公蓋公之才識果敏精神煥發足以鼓舞人之視聽而時亦一中其忌至於適骨勁挺高論橫溢必不肯舍已而徇人之好其忌者與知者錯而爲公屈伸最後知公者方柄國舉東南腹心之地以委公公亦

竭其力以大有顯見天下方延頸冀公之大用而卒不勝其忌者公亦老且不起矣嗚呼人耶天耶始公令吳而其邑人猶少之公不動聲色發擿奸弊如神胥吏洗手而治念諸區所苦者長賦而長賦所苦者長運往往破家公倡諸區各出公田以贍之所出田畝計本受田爲差次即貴勢無得免者民以不困敵大入寇餉不給大司農計專官併責吳舊賦人洵洵且竄公白郡榜慰之而條處其緩急竄者復矣乃與比邑合而置義塚於



六門之郭禁毋得水火葬吳俗幾變言公偃故吳人公  
創文學書院以祠之與諸生講道肄業其中後皆出爲  
名公卿如今魏郡太原二相國其表表者公既精於法  
比時時麗情兩造數百人不踰時解去而他所經畫樽  
節皆出人意表故旣徵而人爲尸事之爲御史時上書  
論大將軍仇鸞擁勁兵居肘腋間挾寇自重無人臣禮  
時鸞恃寵驕甚聞者爲縮舌上雖內私鸞而無以易公  
寢不下未幾鸞暴死事露僂屍及妻子公意益發舒陳

時務十二策爲識者所重出按河東鹺持法亡所徇許  
鹺賦簡少事公創河東書院申東越之學以與諸生講  
習多興起者移疾歸省母病痊復爲御史司大計時公  
之鄉人幸相有所暱子橫而貪公欲糾之不果因論邊  
事遂及東南而以督臣胡之淫侈撫臣阮之婪荒請攝  
治之二臣暱子之心膂也以是不悅公而會公督視三  
殿大朝門又中貴人議工直日一餼公不可又欲悉易  
殿趾石公又不可第易其燬弗堪者而暱子私賈人五

千金屬工部歐陽尚書者辟與工事公又持不可於是  
衆怨叢矣公之遷大理丞暱子自以爲公功公無所報  
謝而逡巡引避以請急歸適風霾變宰相欲有所廢樹  
及大計吏而尚書遷吏部與暱子比而謀謫公公之兵  
備霸州也前是有西寧侯者道其地盜夜迫之倉皇溺  
死盡剽其資財詔捕之格甚峻公鈎得其渠黨悉置於  
理霸人惴公威神竟公任無竊發者涿爲畿南輔公請  
城之最爲堅完又疏豁洪武以來養馬逋稅民大悅其

自大名移閩監軍名爲材公而實遠之且困以兵事後  
太宰於公按鹺時有所不悅故也公至閩與大帥戚繼  
光合策破倭鹵斬無筭入與棘事所撰程式義冠一時  
籍籍稱公有文武材而計吏之謫復下矣太宰修前指  
必欲斥公以快而考功郎一儒力持之曰宋某材且法  
不至斥必斥宋某請先斥郎乃止議謫而公方從容遊  
武夷賦詩歸而灌園讀書意甚適也屬邊事棘廷薦公  
者前後十八疏於是公補四川按察僉事以至復爲副

使視福建學政一以高皇帝臥碑訓諸生而時刻東越  
理性諸書翼之所以鼓舞振德尤備自是叅其省政佐  
太僕大理皆不久遷無可見者其撫南直隸九郡則自  
江陵張相國居正所謂知公者也公故令吳深曉民間  
疾苦與吏弊風俗至則一切務爲寬大而於雲間金壇  
溧陽豪貴人之匿賦而以重累單赤者亡所縱貸諸郡  
邑中水公上書請減歲租發儲粟以賑水不大災是時  
海警稍解吏士諱言兵而公獨與兵使者王叔杲計益

修餘皇鍊卒伍飭戎器申嚴賞罰亡幾倭果狎至公遣  
舟師三覆之於外洋俘斬虜口奪仗器甚衆公於清濁  
靡所不揚激而所敦勵尤在忠節會有詔雪靖難死事  
諸臣公謂金陵其死事所也建表忠祠聚而祀之公之  
鄉人宋揚邦又以不屈女真死江寧其祠與墓在焉而  
墓且湮矣公行求得之爲置封樹因故祠阼宮而歲饗  
薦焉太常卿袁公洪愈國子祭酒姜公寶皆里居非相  
國所急而姜尤甚公力薦之意與左使瑣臣繩公公不

顧人以是知公雖以材見器相國要之不苟爲附離者  
坐與御史論鹽盜事相異同公廷辨不少屈雖入爲廷  
尉猶用前隙指訾公公所部一郎病狂易嘗闌入交戟  
肆侮公置弗較也而郎猶時時毀公偶有中之者遂繼  
及之相國絀其說然猶小停公任以解公遂決意不復  
出以至卒海內咸惜之得年六十有五耳公生而磊落  
感慨有大人志一日讀宋史至秦檜陷岳武穆事掩卷  
而歎贈公恠之對曰令兒生其時不飲血而碎檜首者

有如日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大嗟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此耳贈公謂公當以名義見媿且必能爲縣官致死力公工於舉子業負重名然好習史漢書及少陵氏詩善其言矣偶從鄉先生聶貞襄公豹所得聞東越良知之旨而服膺焉東越者故王文成公守仁也公遂游貞襄公門已又游歐陽文莊公德鄒文莊公守益門貞襄及兩文莊公皆重公以爲能負荷大事最後印證於故羅文恭公洪先其



詣益醇深時方議以文成公從祀孔廟而拘儒或難之  
公曰是未易以口舌爭也乃著或問一篇反覆數千言  
大較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於物牯心於  
外孔門大學首言明明德明德即道心之靈覺不昧者  
然則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而訓故之士乃謂致知者  
推極其知識是求之物而牯之外也文成公指而示人  
曰致吾心之良知而已是知也孟子之所謂孩提之知  
愛知敬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也然則得大學之本

旨而上溯堯舜精一之傳者無如文成公公之或問出見者無不爽然後十餘年卒以王文成公論祀公於學能識其大其爲人氣豪不帖帖細瑣然內行特純篤贈公有五子公最晚舉能得其心歿而公哭之毀悉其婦橐裝以營喪葬母太夫人九十矣大會客稱觴爲樂比畢會入而視省者四五公時已踰艾猶烝烝然孺子慕也所受產室悉以讓諸兄兼爲行履得好田圃輒買益之推而至於三族之親以逮疎者又推而至於交知及

間左亡不沾公之德以爲恒卒然有凶吉取之若寄公亦自忘其德于人少喜其邑之陽山以自號有詩曰陽山稿晚撫吳又喜句曲之華陽盡哀其詩文目之曰華陽館集始難子子仲兄之次子瑜已而自有子曰珙曰玘曰珽有女婚嫁皆名族詳胡觀察直行狀中

弇州生曰胡觀察曾中丞之稱公古文辭也謂世之師述遷史漢者刻意剡心雕鏤模擬其極至於盜哭爲悲借笑爲歡公每歎以爲中古影子一切掃去之咏歌必

性情論議自道法因其固然本其誠然嗟乎文不在茲  
乎哉乃胡公又謂不佞齊名公夫不佞惡能齊名公記  
在燕中與公還往然不數論文叩其學亦不甚酬返獨  
酒間爲歌孟氏牛山之木章擊節咏歎低昂宕佚不假  
長字而余心豁然若有會又若有創警者夫公之益我  
深也若公所邁際在通塞之間躡則必起起則必躡以  
爲人乎人所不宜有天乎天所不可解雖然公所自立  
於天人之外者微矣

徐節婦湯氏傳

國家於嫠婦未三十而守志者及其踰五十也而旌表其門閭所以風勵女德至隆重也然往往多蹈常而食腴無甚危甚艱之事以拂撓之僅守其一節以終其身而已君子猶謂之賢要未有嬰百罹出萬死而卒以其孤濟若徐節婦者也徐節婦者湯女也湯在宋以睦見旌爲義門凡二十傳而爲津津無子僅有一女曰節婦生五歲而津死母吳抱季之最少子而子之節婦待之

甚雍容無間父所遺橐悉推以與之不吝也十七歸徐

君

闕

甫四歲而失母七歲而失父父故豪負氣誼與

里中讐家相閹夜見搆以不良死節婦之事徐君固柔  
嫗相愛然不欲以狎進間與道兩家變難荼苦未嘗不  
嗟咨涕洟也乃徐君及其父死時狀則齒齟齟髮上指  
冠矣而會徐君讀書屬文露其穎已又露其憾於讐者  
則益懼且妬之節婦年十九生子明德僅彌月而徐君  
中寒疾頗欲讐者賂醫故左其藥遂得死節婦痛極絕

而復蘇者數矣已屏湯粥弗進時徐氏獨世大父子先  
夫婦在婦沈孺人指明德而撫之曰若夫所爲血胤者  
此呱呱耳若從而夫死誰與乳此兒且也何以見若夫  
地下節婦乃勉強食而斷髮毀容不櫛沐鐫戶垂幌親  
族罕識其面當是時沈孺人倦家政而才節婦悉以委  
之節婦爲謹橐鑰治醢醢御臧獲秩秩有度子先有三  
女晚始舉一子後明德節婦之字之猶明德也三女之  
視節婦非嫂也而姊矣而亡何沈孺人卒節婦乃獨處

自治炊廢丘之鹵百畝人或謂所受王父遺不均以動節婦者節婦指明德而謝曰是兒苟有立寧遺產足埒哉於是夜誨明德受書篝燈熒然機杼聲與佔畢先後矣明德小懈即跪之庭責數甚苦曰佚汝而成汝懈是吾負而先人也涕泣數行下明德益自感奮補博士弟子有聲然屢試輒不利最後以倭難匿身幕府上績簿天官授寶源局爲大使迎節婦京邸具冠服伏謁節婦愀然曰吾不望汝僅僅至此雖然亦足酬而父矣吾聞



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者古人之所恒言而今人  
之所希備者也勉之母以祿薄而怠事毋以官冗而挫  
節明德頓首拜受教以故居官有廉能聲當穆廟時國  
家有乾清永陵諸工役明德皆與勞霑賜金幣者凡二  
十餘次以壽節婦節婦未嘗色喜曰小臣辱上恩何以  
報塞蓋節婦業四十六而有司以狀聞御史年不應格  
唯歲給粟帛而已又十年而明德具疏上請下御史驗  
實大宗伯奏如例敕旌其門於是粟帛有恒給而會明

德滿考貤贈徐母如其官而節婦之旌典適下焚香望闕謝上恩已晚明德汎濶久之曰若所以爲父母足矣吾不枉撫若明德用節婦教數却商人餉罷之日其索蕭然跪謝不能供養節婦笑曰吾已長齋事佛何所煩汝簋且清白吏養故甘也乃率明德婦課督女紅而身從三孫授經夜就燈一室曰老者與少者孰勤也及兩孫經明補博士弟子已復舉曾孫乃懸徐君像指以告明德曰吾不自意全又全汝今實見汝三子一孫吾且

下報而父矣明德貧然好客客多長者節婦至脫簪珥  
爲酒費母使壘恥明德又間購古文奇籍名畫以空其  
橐婦亦弗問也用是得賢雅聲而節婦年七十五矣忽  
中寒疾且殆明德露禱於天中夜忽聞空中有聲若擲  
石跡之得異香驚喜甚液湯而飲之病蘇食飲如恒時  
居半月忽語明德曰明日午時良乎吾欲見汝弟弘德  
弘德者即節婦所依沈孺人時少叔氏之子也叔氏卒  
節婦居恒鞠之如叔氏而加誨訓成立爲諸生日午弘

德來悲喜駢集慰語者許時俄一笑而逝既殮顏如生  
踰年明德葬節婦而來謁余曰先生惇史也其爲吾母  
傳以示後世

弇州生曰是所謂嬰百罹出萬死而卒以其孤濟者也  
夫死事易成事難則自古記之矣吾所悲者節婦六歲  
而稱孤女十九而稱嫠婦以其身爲兩宗殉者七十年  
以比於丈夫子則文信公夫信公之所爲艱虞者十年  
耳然節婦之晚而成則勝之嗚呼賢哉雖詩所稱柏舟

何加焉

周文恪公傳

周文恪公者諱子義字以方世爲常之無錫人業儒而  
至高皇帝時有志善者以滇中役改隸軍籍顧其人侗  
儻負氣更用是起家有五子仲爲昌言昌言子鑑鑑子  
濬鑑濬俱以公貴贈如公今官贈公濬工詩善書里中  
縉紳慕稱之然以好行德不事家人產產漸挫而又難  
子年四十七始舉一子又三年而舉公公生而端穎異

凡兒五歲受書輒誦十二能屬文十五見其業於鄉進士殷君殷大奇之勸其出就試公謝學未成弗果十八試於督學御史馮公裒然首列遂以諸生應試不利歸而益勤苦自力爲舉子業既而歎曰大丈夫乃以一第市耶謂日所啞啞佔畢者於身心有絲髮益否也乃悉取五經熟涵泳之既而取程朱諸大儒章句醇之已取漢人注疏叅之融融如矣乃復取濂洛關閩與薛文清王文成蔡祭酒之遺言而體驗之稍筆之書其翼經傳

者曰穀語凡二十卷其發抒所獨得者曰日錄見聞凡  
十卷於是公之學成矣里中弟子負笈請受者屢恒滿  
至藉其束脩之贏以供贈公及母吳淑人甘毳而公躬  
啖蔬素衣韋躡屨自若然至當省試輒以不應令報罷  
人或謂公盍少貶就時趣耶公謝曰毋以爲也我固當  
有合而贈公及吳淑人相繼捐館公毀瘠逾禮既服除  
爲嘉靖辛酉遂薦于鄉明年復絀南宮又三載乙丑會  
試高等對策復上第選改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所試

詞賦皆甲而公意乃不篤好曰此與舉子業何異益治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章程諸以筆墨事請者弗盡酬也復用試高等留拜編修明年爲隆慶戊辰分校禮部試得今光祿卿余懋學等二十人皆名士與修世廟實錄奉冊封周之泰寧王王國津送直可百金公悉返之分理制誥充經筵展書官公於實錄所任纂自嘉靖丙戌以後八年事於議禮制度最名爲繁鉅公考據剪削亦最名簡要有法未及就而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公至日



ה'תש"ח

露辭色會留都大計吏吏部尚書嘗交關公公一切禦  
以理亡所徇尚書窺得相臣指欲謫公以逢之而伸其  
志賴諸公持之力得亡他公始中蜚語即掩關卧曰是  
不難我襆被耶諸生日伺公門環泣請留久之稍出視  
事後以資次改北前後通六載始轉司經局洗馬兼翰  
林院修撰祭酒今少傅許公貽書公曰忠信蠻貊尚行  
之哉意蓋有所指也萬厯己卯主順天試提檢無小訾  
亦號得人兼清兵部黃吏無敢以率畧進者庚辰再分

校禮部試公故治書而改閱詩如夙治所得名士視戊辰尋遷國子祭酒其教授諸生約畧如司業時至釐革姦蠹節濫浮費積金錢數千緡拓飭公解一新不以煩縣官則非司業所任也當是時相臣雖不專爲忤而待公猶落落公殊安之會其卒始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尋遷左侍郎知貢舉充會典副總裁已解部事顯訓庶吉士俄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其兼學士總裁會典訓庶吉士如故公喜曰吾知所以報國矣庶吉士

晨朝公未嘗不諄諄以爲己之實學訓之也間與論天下事及祖宗彞訓而後傍及藝文曰此若所繇貴也雖然非若所急也會典總齊百司庶務公故長於其學而至是益加精愍目披手校昕夕不倦臺諫有請以明先儒從祀文廟者公首以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應而蔡祭酒清胡布衣居仁章文懿懋呂文莊柟亞之下禮部會羣臣議祀王陳而布衣與焉公既爲侍從長而禮部以尚書缺請廷推首侍郎沈公公僅居次既內閣以

輔臣缺請時居憂者禮侍太倉王公及吏侍山西王公得之前後皆越公序公泊然如弗聞也或謂公不當去乎公笑曰以我不仕去固當以我不爲內閣禮部去非臣節也書不云乎伯拜稽首讓於夔龍滿三載賜鈔緡羊酒同尚書贈封如令甲嘗以病痔告賜體薦醪米醬菜同閣臣尋偕太倉公主會試所得多恢奇博朗之才程文爲天下式而公大意乃在崇雅敦實於敘辭諄諄以萬石君不言躬行爲勉有某御史者希指謂公兩見

抑爲不能其官而妄詆訶之然不敢及公行履公上疏  
乞骸骨優詔不許會典成公功最多而以校讐故耗精  
力比且上而公病一昔卒矣上聞訃震悼而會閣臣用  
書成得敘遷乃併上公功特贈禮部尚書賜祭者二行  
人治葬一切用尚書恩申謚文恪公爲人孝謹天性奉  
贈公吳淑人獨能得其心皆以老壽終然居恒自恨晚  
達不逮祿養語及輒愀然改容歲時烝嘗未嘗不涕泣  
灑地也事其兄恭甚時捐橐以成其義名衣食孀姊畢

身無倦色又爲之字遺孤如子燕居獨處恒欽欽若對  
大賓疾言遽色不以加於僮僕其御子姓直萬石君試  
序所爲諄諄蓋身有之也於物無所嗜好所嗜好獨書  
祿賜購積餘萬卷咸手自校讐前後典試與成均所造  
士仕宦幾徧海內絕不以毫髮私干之亦無敢以私請  
者大商林姓者故暱而交公公既貴請以五百金置邸  
公謝絕之曰吾不復與而交矣邊之撫臣致賀金滿百  
公大驚曰以一撫臣而賀金百其爲百金當不訾何以

飽戰士哉却不受公時自謂楊氏父子四知三不惑庶  
幾有之志伊學顏則服膺而未之逮也公既以明習掌  
故聞公卿間有疑難事輒問周先生云何公事爲條答  
無爽然未嘗露德色所著書自彀語日錄見聞外有中  
書直閣記評列後先宰輔賢否甚摺秘不以示人國朝  
故實幾二百卷有四子俱才而長爲炳文以公蔭太學  
生創公行實者

弇州生曰周公繇孤生起田間終始不離石渠成均之



地操觚管者二十年而至通顯可不謂邁際哉雖然春秋僅五十八不能開下壽秩僅第三品不能登八座於職僅侍從不能叅預大政天於周公何豐始而終嗇之也嗚呼當隆萬之間天下之文極矣公獨欲挽之以質而盡歸於實用令公不死而其所操攝雕蟲之士屈而經術行誼伸僇力而致成康文景之治景光當何如哉

弇州續稿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六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太僕寺卿羅公傳

羅公者諱良字虞臣仕而至太僕卿嘉隆間名臣也系出豫章之西山唐宣宗時有吏部侍郎祿者與宰相抗

而得謫吉別駕以死遂爲吉之射洲人吏部之後多顯者幾三十傳而至公王父雲濱父彥宏俱以公官贈爲太僕卿彥宏則已先封吏部員外郎矣公生而穎秀異常兒十歲能屬文治禮經十三出應試有司少師徐文貞公階時方視學政以諸生尠習禮者令諸習禮者悉令補博士弟子員郡試於省而以繁纓命之屬辭俱錯愕不能憶公獨能憶而於辭又獨工文貞公大奇之捉其髻曰勉旃吾候若於長安公車間也蓋文貞公時方

有宮洗召云公自是爲諸生僞聲藉藉矣弱冠舉於鄉爲第十人又六載應南宮試而文貞公以次相出主文得公爲第五人大喜曰故髻而受余記者耶及對公車策又奇文貞公欲拔之上第不果時方議館選尹學士臺謂諸少年有朗俊出君上者乎選可十全取也公遂巡弗肯應曰吾不長制科業然公實長制科業僅從選人資得大名府推官甫至而屬邑有得遺馬者令疑之曰此必盜也考究使株引盜侶六七人皆坐法業已有

成案矣公持不可曰奈何以意陷人盜遂得釋自是數從直指使出按部公能精心於比詳之學而大指寬輔法而行又少年美姿敏口前後直指非一公入白事無所不當意即有疑恚見公輒解公以是益得發紓時燕齊之境不困賦而困養馬故事養馬而免賦者爲牧地賦金而免馬者爲餘地後併賦金地悉通融養馬矣久之賦復如故公曰餘地何罪而重困之乃更爲調停蠲減自是得蘇大司農以東南倭警三輔兵不時調欲提

編次年徭額輸金於庫以俟軍興需諸郡邑守長咸唯  
唯公獨曰三輔正額苦旱災不供者以十萬計而更從  
額外徵且不過勺水耳此溢則彼涸非計也白之開府  
卒緩之郡有黃河小灘者河南轉餉會也故近郡而無  
城戍往往爲盜憎公曰何不徙餉於郡郡當無警其言  
不盡讐至今患之公以司理績冠三輔薦牘婁上入爲  
禮部主事改吏部司勳郎數更諸曹至司封郎中馳父  
太僕公喪歸服闋即家起考功郎中以次補文選公既

入吏部益自矢爲廉慎孜孜人材多所登進而獨不能  
徇鄉里宗戚私人有以唐李絳語諷者公笑曰絳耿介  
他有所不可獨於此可余多通不能如絳他有所可獨  
此不可吾非慕爲魯男子也信所見而已及其秉選事  
則文貞公當國而楊襄毅公博領部二公負天下望虛  
已而委公思所以報之益謝絕一切干請雖公望翕然  
歸公而見絕者不能甚慊其意屬當考六載績於御史  
臺故事以一六日廷謁唱名而後過前公考者臺有所



假借矣至是復欲勒公如約以示強公謂御史考績吏部不必一六日不唱名也何故難我吏部郎且郎於選務繁安能輟日而徇彼上疏爭之臺不勝於是諸御史內愧及公轉太常少卿則嗾給事并論劾公復不勝則嗾給事御史之在南者繼之而公屈矣公歸闔門養重不妄過從郡邑而太宰公意憐公無罪上疏推轂良至得旨以太常秩外遷爲山東按察副使明年叅山西政提調試事程式文有出公手者甚精所得亦多名士又

明年爲太僕少卿旬月間轉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又  
明年爲南太僕寺卿又明年改太僕卿而適奉兩宮詔  
恩予三代誥公便道之里焚黃於墓感且泣曰吾何以  
報國頃之屬疾遂不起得年四十有九事聞特賜祭葬  
如制公故善古文辭尤好讀秦漢諸家言與建安大歷  
韻語其在大名時濟南李于鱗守順德出所業就琢劖  
于鱗器異之會余以讞獄至而陽曲王明輔爲同守余  
謂二子毋以職事見余且得而客焉時布衣謝榛盧柟

亦與席爲一時盛事公入吏部汝南張助甫業同舍郎其相倡和可知也然吏部繁不能悉其日力而最後官山東適于鱗遷汴臬過里官山西與余共試事俱握手敘平生懽頗見其業一二朱兵部可大序公集所謂與濟南太倉爲莫逆交者可大故太保朱公衡子朱公公舅也公學蓋亡忝宅相矣陽曲嘗以事見郗於公頗深公在銓部久一無所修復及余至山西一日公語余欲過陽曲飲余大喜曰是所望於虞臣時京山李師孟實

偕之陽曲酣飲遂交驩如初陽曲余畏友余竊以爲不如公寬然長者

贊曰人不可以無年信哉令羅公無死而至今日其亮弼作行之績炳烺當何如也文辭固餘事第公意篤嗜之令無死而至今日其進隆古寧有涯哉余至白下公之子從益愿而文手公事爲狀以其集來請傳從益少不能悉公官中事故寥寥若此雖然信羅公之爲鉅公大人矣

應天尹方公傳

方公諱良曙字子賓別號暘谷其先故河南人漢有長史絃者避地江左至宋而始自桐江轉徙歙遂定爲歙人方於歙爲著姓然世隱約不仕至公而以經術起田家鼎貴至贈王父泰爲中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封父祥慶爲工部員外郎再贈如王父而王母母俱夫人公生而惇敏兒時即雅步端視不與羣兒狎稍長從故王冬官獻芝受春秋業成矣而獻芝宦去其鄉乃從其弟

某游某關西呂文莊公柟弟子也能守其師說飭躬砥  
行有關閩諸儒先風一見公而器之盡以其學授公益  
守不變然至於屬文辭則自發其藻不盡繇師指以故  
補博士弟子試輒冠曹偶久之舉鄉薦當是時今少司  
徒弘靜視公爲族子行少於公二歲並以文學行誼籍  
籍公車間司徒公顧先公成進士又三年公始繼之始  
翰林有翹材選人或風公袁州寔當國可謁而得也公  
謝弗往謁選亦弗及而母姚夫人病矣念之乞歸省弗

得得南京刑部主事將以便養道聞訃奔歸自恨其不  
及也憂毀有加恒病且殆服闋之吏部選人袁州當國  
如故公亦仍弗往凡一載所補工部主事當摧荊州木  
稅公持操弗失時方構三殿采木蜀中賈人恐見稽故  
咸自匿比公任木無至者稅吏愬弗充額獻筴請摧舟  
公曰吾來摧木非摧舟也木不至罪自吾分奈何移災  
於舟蜀賈聞公廉翕然咸就摧居一歲而課完其羨餘  
二月公悉免之謳誦之聲填道遼故王橫甚所狎責監

司守令不可計獨不以加公期滿歸以故事用幣袁州  
子僅以二絲謁子怒以語袁州袁州笑曰此郎陋澁故  
悉之母强溷也尋進員外郎於是封公亦卒公毀瘠有  
加服載闕改補刑部或以素不習三尺難公者公精心  
亭治之若老吏更以是得尚書心進郎中出讞畿輔獄  
公所平反以數十百計尚書無爲異者後先俱報可東  
明三寃獄久不釋公立剖之時久旱雨澍應一舉人忘  
其名爲盜藪當死始公未朝辭用事者頤指令出之公



弗應而其人復行千金以一刺入公怒叱之曰死狗欲  
汙我耶三尺不貸汝至部立治之死穆宗初遷河南按  
察副使職治河河積隄防錢粟鉅萬以十數然不盡用  
之隄苟取節縮名逼河而隄隄土爲趾而取其羨供邊  
至有私于橐者河以故善潰公上書臺使者謂必遠河  
而隄遠隄而取土雖勞費而久也臺使者賢之工成屹  
然若山而計其不恒潰費更省於舊公又時攝篆事清  
軍伍名聲藉藉故相新鄭公不以望公擢江西左叅政

未幾遷湖廣按察使尋進右布政使復爲河南公之叅政江西也屬左使闕公行使事於財賦出入擇人而授之絜法毫髮無所奸藏吏洗手而治迨右使河南左使亦闕吏大出奇羨佐行裝公悉却之曰天子不責諸侯琛我何以裝爲竟事無所謁贄於是右使廉聲隆隆起矣法當得大藩而新鄭去而江陵公代之兩相不相能頗修郤於故相所知者至公而曰是故廉安所得新鄭心而婁踞善地耶蓋公之始推荊州稅也江陵以史官

省覲歸其里司公狀而儀之爲文以贈謂嘗過公署堵  
棲如比丘比滿圖書三篋無楚中一物其操行如此即  
古傳記所稱何加焉公久無所謝至是乃以望公謂方  
使豈忘我耶公又弗謝其語前後流聞銓曹窺而以雲  
南畀公益遠之也公孜孜奉法惟謹滇新饒寇困於軍  
食公調給無乏浚昆明池之濶者所灌溉皆上田價驟  
貴大出積金帑以佐晉寧安寧二州城工民不知役公  
故曉積箸初至庫不能三萬金中則三之季則十之蓋

首尾凡六歲遂以富實冠諸藩矣而公念且老思歸移文兩臺乞骸骨前是兩臺於公積薦書數上皆不報至是爲移主爵者亟鳴公屈乃遷應天尹甫兩月所釐正井井而有傳給事林御史者相客也憮而貪謂公來自沃私之公弗應乃取微指以老劾公令致仕公聞之曰吾意也溘遠則歸應天邇則不歸耶即日巾單車返饒中戒門者毋妄納客刺吾欲償我萬里勞顧時時取師所授繹之身心爲實踐學諸可以自娛佚者弗用也間

一出徒步山水間與田叟論暘雨較豐歉若公府之跡  
可數已公內行修尤篤於孝友少時嘗手自舂粲以供  
堂上飯客過而笑之公曰吾不至乏一力欲以手舂志  
劬耳諸君笑者何也子舍無私儲得少束修輒以付家  
督伯兄卞難事公所以曲事之者百方嘗從姻家行貸  
得十金將以充博士贄遇兄有子母責即遺之曰母問  
所從來也及在宦日所餘祿時時共之矣兄以故降心  
而懼公晚節無間程氏姊喪而有三稚子皆駭爲授室

且立之宗黨姻戚無不賴以潤者歸六年而卒得壽七十有一有五子存者一貫一樂一敬一敬舉乙酉順天試第五人報至而公卒一樂爲太學生乞余傳

弇州生曰方公所值三相君其一不知而聊容之其一能用之其一知之而故抑之彼三相君者其智識器量不大相徑庭也公斤斤一節故自如耳嗟乎士真有命哉公卒而蕭太史良有稱之曰明興以理學名家者踐履篤實薛河東而下獨呂涇野先生一人方公崛起江

表私淑而遠宗之謂之砥礪君子非耶余遠不能識公所詣邇者宦白下與司徒公游以質之謂族父實長者不愧蕭太史稱云

劉平湖傳

劉平湖者萬厯初循吏也嘗舉進士爲平湖令而賢已入郎比部移南武選矣猶稱平湖者志績也傳之者何平湖士民意也侯諱士瑗字元玉江西安福人父朝傑仕爲郡別駕母曹安人生母曰鰲孺人其來令平湖也

尚少而貌頗清羸人頗易之侯賦性既穎絕而又能以勤勵自警策平湖最爲秀劇邑稅牘訟牒日以百數所上臺察監司大府移不可指屈其受諸移亦如之侯一覽輒不忘至於博米土風民俗與閭井困弊耳聽心計不測其所從入也尤能持見自信即上官有所駁難不爲動必得請而後已上官始雖難侯請久而竟心服焉以故侯益得發舒邑田災於水侯請蠲賦額若干明年蝨害稼侯復請改折以紓之已復發儲穀食饑氓皆得



報可他邑有躪巨室庾而剽其穀者獨侯所蒞晏然又  
明年旱侯蔬素降服徒行赤日中以禱雨立澍應時婁  
儉而驟得歲稻米頗贏然無所徵值侯謂漕可亟米也  
俾入於舟而緩責其折人謂侯米貴先折賤則先米以  
是賦額足而民不困侯亦自謂我非能爲民減賦也能  
以時節縮之而已時賦長最名爲劇而苦收解侯酌取  
田畝之奇以補之必使不病而後已仍著爲絜令已平  
市司值黠猾不得低昂其價度民稍給矣乃以時按行

邑庠進諸生與談說經術親爲校閱文藝高下而激賞焉時文廟與學宮俱隳圯侯慨然一新之所費金逾二千一不以累民亦不大損公帑時報政者專下天下有司均田賦俾撙其伏匿吏相戒惴惴計無所出謂必溢額而後當其意又懼貴勢有力之人見扼而不得伸且曰我姑以告成事而已侯獨不然曰上德意之謂何而忍負之且我何知執政蓋平湖自海鹽割額田可六十一萬餘實田僅四十八萬而當六十一萬田之賦其大

豪駟奸又陰匿其田而飛賦於孱弱者孱弱者再出賦  
不足以是益重困而破家至流亡比比侯失於神召集  
三老正平帥區役之能者爲分界植標竅石弓步鱗圩  
櫛號聽民自實上之三老三老上之侯躬自稽之乃盡  
得實田之數使均其賦額賦無所減損而孱弱者皆安  
大豪駟奸亦心服不敢復有所乾沒矣當是時均田獨  
平湖以最稱於是侯前後邑六載始得遷邑士大夫吏  
民皆涕雨泣追送有至數百里外者歸相與立祠而記

之且咏歌之序之及侯卒而祠之宇益新歲時伏臘烝  
祀勿絕而士之賢者曰馮伯禋故太僕卿敏功猶子也  
奮然謂必求天下之文可以不朽侯者傳而上之太史  
得世貞布幣請焉世貞義而許之侯他事行當必有葬  
之誌銘在弗能詳

贊曰余卧閭里時當大相之下均田書天下無不恨之  
者至其敗而目爲罪狀何平湖之人更以是德劉侯也  
然則大相之罪云乎哉昔者朱仲卿在桐鄉一嗇夫耳

其後宦重爲九卿至且死曰死葬我桐鄉桐鄉之人愛我後果世世祀弗絕劉侯所任令德於平湖深而困無子吾不知嗣侯者之葬何如假令在平湖平湖之人又奚不桐鄉若也若伯禎者無爲而爲庶幾尤賢乎已

王贈君兆禎傳

王君兆禎者粵之奇男子也而生不偶君故南海人而其先世往來楚之陽山嘉其土風爲買田一成山一區屋一廛附籍而受賦者且百年矣而君之父廷舉早卒

君奉母李以居時猶未舞象也而竝竝有巨人志其爲制科文雋朗有聲實前是楚學使者校肄陽山諸生諸生稚不能當其意而君之諸父羣從試必冠諸生已不勝憤愧而君當試又能得學使者意且復冠諸生乃謀紕其黨譟君而擊之君不得已罷歸則之南海試南海試輒數千人君與之角時勝時負然竟不勝而大歎詫曰天乎不我右也雖然夫豈盡天益發憤自課責悉斂先達之文有成效者加丹鉛焉口嚅而心軌之然終不

得補博士弟子業三十餘矣而其子今侍御學曾早穎  
君乃延師誨之而身自相琢劇時語侍御吾而師也既  
侍御之業成喜而呼曰而吾友也侍御試輒利補博士  
弟子諸弟子遜之先生謂侍御可寬我矣傍舍起別館  
收族人子竄而知學者置其中與侍御及仲子學韶季  
子學義游而誨之更築亭榭鑿池壘石雜蒔花果馴禽  
鳥俯仰甚適也客謂君家幸饒胡不捐一歲帑北游京  
師取他途顯乎君笑謝客欲顯我吾嘗笑司馬長卿以

如是才而甘心些謔郎藉令不藉人主知以三賦而稱天下後世即軒錦江水庸詎能洗之休矣客不敢復言而君恒謂侍御吾家故王姓也今而冒黃姓而不能改者以吾賤不能倡其族也蓋王之爲黃自永樂中負版者誤之故君雖負才器不獲暢間一露其穎而賦性謙抑仁恕樂施而不責償急人先於已子母之券焚者可指數矣南海里人困於役度輸可二百金君傾橐而代償之父有所有族人子未嘗以爲子數及公長而割產以



贍曰此吾父意也陽山大豪以君嘗挫諸生謂爲贅籍  
乘而斃其產若干公奮與之訟不已侍御間請大人所  
焚券不啻產值若干君泣然曰此吾所受大王父業也  
自吾而廢之不孝不然者若敝屣耳然豪巧能得更胥  
力君不時直竟病歿卒於道得年僅三十八君卒之十  
又三年而侍御成進士以崇陽令最封君如其官制詞  
有云孝友謙恭有濟物而無絕俗蓋實錄也侍御上疏  
叙姓所以記請復之得報可五服之內外諸黃皆復爲

王而陽山之產爲豪者亦復爲王人曰凡君所不得志於生者皆得之矣其快於地下當何如也雖然令君不死而親見之又當何如也

弇州生曰君篤學宜貴直先產宜白有子而才宜覩饗而皆不偶及君卒而一一酬驗若取左券者天定也人謂君得生見之快當甚余謂此足以快君不足以吐君奇獨不見侍御三疏乎其修德除奸遵祖制重王言飭近御杜諂諛不貴異物語語皆忠義之發即觸龍鱗旁

犯蜂目而不小顧此皆君生平之奇而不獲吐者也君得生見之乃爲真快耳夫去君之二十年所而有王言有志有狀有序侍御之所以奉君足矣而又徵余傳余亡奇何足以發君奇在侍御而已侍御既用疏謫再遷爲比部郎其他子姓詳志中

胡元瑞傳

胡元瑞者名應麟其字元瑞嘗自號少室山人已而慕其鄉人黃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

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謫者也遂呼之石羊生元瑞父  
曰按察公僖母宋宜人按察公爲行絕類萬石君而文  
彩過之所至好行陰德名位不甚稱以雲南按察副使  
歸今尚壯無恙元瑞爲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五歲  
按察公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必工九齡從  
里社師日佔畢習經生業而心厭之已悉祛按察公篋  
得古文尚書周易國風雅頌檀弓左氏莊列屈原兩司  
馬杜甫諸家言讀之按察公竒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

爲歌詩籍籍傳里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十五補博士  
弟子員非其好也會按察公拜尚書禮部郎挾與俱度  
錢唐過吳閶汎揚子北歷齊魯趙魏之墟至燕市而止  
所經繇吊古即事往往於詩歌發之而是時南海黎惟  
敬歐楨伯梁思伯吳郡周公瑕吳興徐子與嘉禾戚希  
仲沈純甫永嘉康裕卿先後抵燕發元瑞藏詩覽之咸  
嘖嘖歎賞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高會雅集元瑞以  
齒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恍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

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寅慕元瑞甚使客纂而致之爲上賓旬日不聽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而周宗正灌甫者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鑒貽元瑞三十韻首以北地信陽相屬元瑞益自信尋以按察公外除元瑞歸從母里中母患頭風甚劇元瑞委身醫藥間日夜扶持不休母頭風良愈而身過勞得清羸疾矣因跳匿金華山中而會大司空萬安朱公衡還過蘭谿朱公故從燕見元瑞詩而驚賞者至是從山中蹤

跡得元瑞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元瑞感其意爲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朱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曰勿失之天下奇材也滕君輒破格爲檄受餼學宮且趣入試兩御史御史再試之再爲諸生千人冠已薦鄉書上公車報罷元瑞意殊不在一第其所游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獨余兄弟與李觀察于鱗汪司馬伯玉吳叅政明卿會于鱗死餘皆散處不相及久之意邑邑不自得而會弟敬美與觀察公同年過蘭谿謂觀察

吾欲就阿戎談當勝卿遂即元瑞劇語二日夕臨別握手不忍釋曰吾於詩獨畏于鱗耳已矣今庶幾得足下又曰幸與家中丞同世胡不一及門即卒然抱于鱗恨若何時余方禪居曇陽觀稱病謝客聞元瑞來喜不自勝與語久之出其所著少室山房詩余得而序焉所以屬元瑞甚重而用是頗有斷斷者余二人俱不顧元瑞乃高臥山中不復就公車而蘭溪令喻邦相豪於詩與元瑞意合忘形爾汝嘗與偕過趙學士靈洞山房倡和



連日夕元瑞之臥山中凡六載而始就公車至都下遇  
張觀察助甫助甫余兄弟友也奇元瑞詩擊節曰二十  
年亡此調矣元瑞亦奇助甫詩晤賞亡間且各自恨相  
遇晚試復報罷時大司馬張公肖甫靖浙難按部過元  
瑞里元瑞避弗見張公謂按察公公兒佳甚故知之今  
者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獄獄耶爲我致之錢唐請得  
具賓主禮元瑞乃強爲錢唐謁而張公果以上客客之  
會伯玉來湖上大將軍戚元敬系至伯玉數與元瑞相

聞問把臂劇驪出元敬所贈七絕句詫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沈太尉曹竟陵生亦能賦贈我乎元瑞援筆千餘言立就奇思滾滾既大將軍集相向歎賞不置伯玉因曰我欲東過王元美兄弟生復能從我乎元瑞曰吾心也遂偕來弇州園伯玉道爲少室山房詩序其重不下余時與元瑞偕來者伯玉與弟仲淹從弟仲嘉而張大司馬亦以內召跡伯玉而來尋先別去余與伯玉元瑞諸君子積日游弇中澹圃甚樂也元

瑞性孤介時時苦吟沉思不甚與客相當而當其揮麈  
尾品時藻不能無置雌黃屑吻有莫生者躁而貪以品  
不登上中恨元瑞切骨屬伯玉元敬游西湖故遍詈坐  
客欲以爲闕端元瑞夷然弗屑也及在弇仲淹倚酒侮  
元瑞元瑞拒弗受客謂元瑞彼莫生詈者胡以受之元  
瑞徐曰莫生者庸渠足校也仲淹司馬公介弟而又挾  
賢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客乃服元瑞築  
室山中後先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彷彿劉氏七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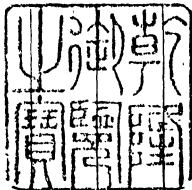
而加詳密黎惟敬爲大書曰二酉山房而屬余記之旦  
夕坐臥其間意翛如也居恒笑蠹魚去人意不遠又謂  
我故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其托尚如此好稱說前  
輩風節嘗恠其郡若梁劉孝標之介唐駱賓王之忠而  
世僅僅以文士目之當由作史者盲於心故且史第知  
有狄梁公宋廣平賢皆頰首而從周裸將以視賓王何  
徑庭也上之采風使者蘇君禹君禹雅敬信元瑞亟下  
其事賓王得祀祠鄉賢而孝標亦暴顯元瑞所著詩有

寓燕還越計偕岩棲臥遊長嘯三洞兩都蘭陰畸園等  
集二十餘卷詩藪內編外編雜編二十卷胡氏筆叢四  
十卷他論著未行世者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  
卷史叢十卷史評十二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  
十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堂書目六  
卷交遊紀畧二卷兕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  
新聞四卷隆萬襍聞六卷駱侍御忠孝辯一卷補劉氏  
山棲志十六卷蒐輯諸書有羣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

十卷澄懷錄一卷抱膝編十卷真賞編十卷會心語四  
卷他書未成者又數百卷元瑞壯未有子邇始舉二子  
戊子冬復應公車至瓜州而病病積久不愈慨然曰吾  
其殆乎謂余知應麟者惟子幸及吾之身而傳我使我  
有後世後世有我

王子曰元瑞年三十有八耳神清而意甚舒即偶犯霜  
露何恙不已而慮至此也夫以元瑞之生僅三十年而  
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當又何如耶元瑞於他

文亡所不工積學稱是乃不以自多而所沾沾獨詩彼  
固有所深造也元瑞詩才高而氣雄鴻鬯朗雋橫絕無  
前稍假以年將與日而化矣至勒成一家之言若所謂  
詩數者則不啻遷史之上下千古而周密無漏勝之其  
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吾長於元瑞二紀餘姑爲傳  
以慰之且謂元瑞子後當竟傳我



弇州續稿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

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編修

臣

潘庭筠

中書

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

臣

王坦修

謄錄監生

臣

沈侯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六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魏國第一世嗣太子太傅徐公表忠傳

公徐氏諱輝祖初名允恭鳳陽人也父曰中山武寧王達首佐高皇帝定天下出入將相勛德爲諸功臣冠配

饗廟廷始娶張夫人以不宜室卒上爲特繼謝夫人首  
舉公公生而白皙秀眉豐下及長長八尺五寸顧盼有  
神舉止儼雅中山王數填北平留公宿衛御家家衆肅  
然上故心器之命理左軍都督府月廩祿二十石未幾  
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於背有間上命公奉手詔道  
迎勞俄而王薨又三年而爲洪武己巳始命公襲爵魏  
國公賜誥稱揚中山王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守  
身恪盡繼承之道尋以皇太孫允炆嫌名改今諱明年

賜公與諸公各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俾還鳳陽賜第以歲時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復賜鈔四百錠明年出陝西防邊自是歲出練山東河南卒詔公仍於太倉支歲所受祿五千石而還公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特穆爾鼐爾布哈與其部衆隸燕王軍中有異志爲告者所發上密詔王詞實而命公以詔往公之姊王妃也於是悉得其實與王合筴併其黨與悉捕送闕下戮之二十九年國子學

正吳啓言國子師生日夥不爲甄別高下無以懲勸上命公帥禮部翰林院臣詣監試其文藝分別送吏部銓用公勛臣也上知公有文故特寄之人以爲榮高皇帝崩皇太孫即位時諸宿將且盡公與李曹公俱以肺腑領朝班曹公加太子太師公加太子太傅文皇帝爲燕王時入臨稱疾不拜王屬尊而功高有武畧擁強兵朝議憚之會王歸而留次子高陽王待命於邸欲藉公爲耳目公謝絕之高陽王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燕

王即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於上亡何燕師起以誅君側爲名諸徹侯兵往攻之相繼敗始議置大將公與曹公皆當往時曹公有公卿間聲而公終以燕戚屬故見左然公一意扞圉時曹公與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迫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公爲內應公確然不撓乃改餌公叔弟及師攻金川門公猶與常開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師悉爲燕公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於是錮之私第尋逮下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

時僅四十餘王姊爲仁孝皇后竟晏駕不敢爲公請久之上追思后不已且念中山王功大召公子欽予故公封還其舊所削祿及廬產蓋百八十年而今上皇帝詔悉錄爲建文君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外史氏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毋論成敗之猶匿而公矢節故主即革命之際小一移志爲曹公所爲業以元舅居上公備心肺疇能易之公舍而恬然

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矣文  
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王今天子又  
能光大顯融之先聖後聖其一揆哉雖然亦可以覩天  
道焉

鄭杞山先生傳

先生姓鄭氏諱文茂字寶夫別號杞山嘗仕爲提學按  
察副使有官稱矣學者尊之不以官而曰杞山先生先  
生生而神穎四五歲即緩步正視如成人御衣履有敝



而無垢六歲固請於王父修就外傳又二歲改從茂才  
周師師好以小禮約束諸生諸生不堪將去之先生獨  
曰患不熟耳熟之當更佚也蓋人人詫先生早慧云天  
性孝友其事王父及世父郡倅教父贈承德公敍母李  
安人皆周詳宛至能得其懽十二而李恭人見背擗踊  
哀慟踰於成人夜棲於棺所哭恒至丙夜不已王父使  
之塾館先生爲之館矣朝晡上食至甲夜篝燈煢煢棺  
側其誦與啼聲相續也王父益憐之謀徙他館以遠先

生伏泣曰生不能扶持死又不獲從地下而奈何使遠  
吾母俄左目皆血出王父乃已明年有芝生於館已而  
有繼母朱安人先生婉曲承意朱安人愛之不啻已出  
也及舉鄉薦連擢上第開榜之辰不以喜而以悲曰天  
乎何獨我母不見也贈公視先生邸中雖卮酒算器食  
必潔修而進之忻忻如矣俄贈公念其父七十當歸壽  
先生不敢留至中道而暴疾卒先生聞之痛絕者數矣  
辮髮徒跣晝夜馳之喪所奮身自擲且哭且數已遂冥

然嘔血數升稍蘇毀瘠骨立王父泣撫曰吾老中天謫  
失一子矣乃復使我失一佳孫誰與慰我者先生乃強  
起啜粥謀葬事憐仲氏少一不以煩之既葬攜仲廬於  
墓所第晨一展省王父詢安否王父曰憊矣且休寢矣  
先生固辭竟三載不入內服除徘徊於丙舍久之不欲  
赴選人王父曰吾固尚甘七箸不覩若拜一命何以甘  
我先生乃復強出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先生之爲諸  
生僅弱冠而與其儕銜郡委詣松陽松陽令獨器公欲

致之衙齋不可乃就先生所談說經術藝文甚洽民間  
竊言是少年令重客有以百金壽先生求居間者先生  
頗盡赤拒之令復問先生欲有言否先生謝無有遂別  
去令自愧曰吾不如也識者謂先生能勵操隱約時若  
此既居官則益自矢冰蘖斤斤守三尺時尚書爲鄭端  
簡公曉尤以持法抗勢聞朝廷故督治漕道覩先生奔  
喪時委頓狀而異之至是益知先生而會有宛平令周  
者乾沒帑金五千餘委罪於藏吏當坐死戍者九人先

生鞫得其情欲坐令令迫則賂分宜相父子俾緹騎陸帥陰脅先生先生拒之曰臂可斷獄不可更也竟論令如法而出此九人者又數辨緹帥所誣大盜以上案凡數事以是陸帥與分宜父子比而銜之然卒不能有所齮端簡大賢重先生謂何自得鄭郎故當以孝廉舉乃嫺衡廷尉絜法且皆鄭也而又皆浙人於是時稱秋官有大小鄭考最得贈父母及封李安人而屬有審獄之命先生官主事也得使審錄又得大江南劇郡蓋端簡

公力持之先生既至江南所平反殊死及戍者若干人  
莫敢以居間進者於是目之爲鄭鐵面尋遷江西司員  
外郎還爲河南司郎中拜承天知府時承天奉睿皇帝  
陵寢朝集之使麋至其民不勝困先生一切爲裁節而  
沔陽州獨當供郡守丞以下費最爲繁巨尤加意從減  
郡邑所省以萬計漢水數侵郢故有隄捍之歲久漸圯  
且大爲郢害先生毅然修復之時荆當其下流士大夫  
不欲獨受侵相率縱流言以阻而江陵相時在翰林侍

莊皇帝邸講讀三貽書先生語尤危先生怒斥之曰吾  
非以彼爲壑也且我能隄彼亦能隄何間爲隄卒成費  
簡而功速且堅先生之治郡未幾一切政聲流聞既入  
覲舉全楚之卓異者三而先生冠時相國華亭公常熟  
公俱欲得先生爲其郡守皆力辭之還郡而有顯陵大  
璫事璫橫魚肉其人而閩帥者挾其嬖翁故相與璫匿  
而相鈎結先生廉得其狀數軋之乃羣嗾其悍卒以乏  
糧関於庭先生縛其魁十餘人與杖曰誰誘汝以藁爾

卒而傲天子之命吏蓋先生之民來赴難者以萬計噪於門將捕卒卒愕眙不敢動二憾之計窮則爲危辭以撼臺使者共疏其事聞上察知之寘不問屬歲侵先生大發倉儲以賑生者而瘞其死者民大悅乃以時獎誨諸博士弟子拔其尤得今李太史維禎輩十餘曹其後皆掇巍科稱名士大夫學使者爲廣弟子員及試額以旌之荆門守汰而景陵令尤墨皆以陰結大璫故驕先生廷訓守而版令不法狀逐之歸應昌尉熊廷美廉吏



也偶失監司指欲斥之先生獨爲明之吏部得無恙其  
去惡不避貴掖善不遺微皆類此尋擢四川按察副使  
專飭夔府兵巡夔故蜀喉咽也時以施夷亂後長吏披  
荆棘而處狃僻媮恣先生首按行諸險遠盡得其狀與  
民所疾苦簡徭役懲貪墨飭武備崇文教風紀大振雲  
陽何令者善媚不得其民而獨能得上官心先生獨注  
下考竟得罪去黃綬以下用便宜遣逐有望風解印綬  
者漢中大盜何勉之黨侯鬍子等來寇夔先生督兵敗

之獲其渠遂進與秦兵夾攻勉勉敗乃就撫先生方欲  
移牙要道減鹽課裁冗員議成且上而朱安人之計至  
矣即日苴杖就途行李蕭然夔人詠歌之以比趙清獻  
之去蜀不啻過也先生之喪朱安人其毀不下喪贈公  
不得已而與二弟析產廬取其敝者畝取其瘠者曰吾  
猶可自衣食也既服除年僅四十五耳徜徉山水間無  
起色而是時江陵相已秉國先生笑曰吾嚮者知郢隄  
而已不知有今相國也易曰君子幾不如舍奈何以倦

游軀共人睚眦哉自是杜門垂十五年足跡不入公府  
干旄至里閭望塵而避臺使勸駕相踵至有登薦剡者  
俱謝弗應相知在公卿間以其辭苦亦弗之強也鄭之  
先聚族而居至先生若螺房庠陋無所展膝先生殊安  
之或有勸別徙宅者先生曰吾忍以貴而獨廣吾居吾  
故寧可長使子孫有哉時有詔斥賣越中寺田或謂先  
生可以賤直領也先生固辭居恒敝衣糲食而宗族親  
黨有緩急無不應其資世父以下至叔季父弟必先而

已顧後間有疑先生貧而謂可以貨取者或曰是少時  
尚不貪松陽賕而晚乃貨取乎蓋終先生之耳而毋以  
汙聲入者其操信於人之深而且久也先生未冠工屬  
文所業雖舉子義而能深推聖賢所以立言之指必祖  
洙泗而禰濂洛以故其試而學使者雷禮薛應旂首拔  
而加藻賞曰此國器也此理學正脉也迨其晚則益深  
造醇如矣業以講學鳴環郡邑而執贄者戶屨恒滿然  
不立門戶不爲名高固肫肫實行君子哉先生之始去

郢也郢之吏民伐石立碑以紀思先生聞而寄聲曰趣毀之我猶在事也而碑我是中我以法也既歸十餘年則碑巍然矣其文核而詳過者瞻誦不忘歿而郡邑守令采士民議祠之學宮

弇州生曰鄭先生仕不登三品壽不過六袞學不俎豆兩廡於天人之際若有未盡滿者使得夫子爲之依歸何下曾閔不然而獲展其用於顯信之代即未論皋伊於涑水滎陽亦奚難哉雖然世之人出而徒貴處而徒

隱學而徒名以此語先生何徑庭也當嘉靖之季陟講壇執牛耳者衆矣然往往逃之二氏之境而陽爲不然弔詭呼風以塗蔽人耳目先生獨禦之以實理繩之以實行無問其深淺何似要亦狂流之砥哉其子子壽所紀先生事甚備余不志志其大者

閔道人希言傳

閔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夾

衫有裌襦而無袖服履而不襪爲人疎眉目豐輔重頤  
色正紫肌肉充腴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得如來  
之一相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雖少壯不  
帝也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間鑿冰而浴又令  
人積溺壺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臙臊以故所  
至皆異之目爲道人以其不巾櫛也又目之曰蓬頭訛  
爲閭頭陀而諸慕道者咸以奢呼矣道人亦不辭或坐  
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而求伸於不

[illegible]



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然道人絕不爲人道其所繇得叩之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陽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然頗好作有爲功德於太和之均江建真武宮弘麗甚又欲於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道人乃薄游金陵諸公若李司寇王中丞

王鴻臚及余又間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  
不輕發言惟謂余且以大檀越相擬余恠問之曰欲得  
公一記而已余謂名觀不名道人可乎道人曰安可不  
名道人吾固賴子傳耳且子已悉我自是積數日輒來  
來一夕輒去惟責具蔬食毋以鮭肉困迺公然於飲噉  
俱減損於昔而樂逾甚間謂余文成否余曰未也戟手  
謂子殆不欲爲爲之何論日又使其徒相徵迫余恠之  
不知所以至十月二十三日日下春過一毛百戶家飯

畢謂其徒我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  
蓐地坐曰道人不當臥牀也已覺氣息微始驚問道  
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又問有所言否曰我  
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  
跌坐不僵浟旬猶暖氣色休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  
日而入龕七日而移至乾元觀時時啓龕視之蓋百日  
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著聲者垂  
四十年出無恒嚮詣無恒主宿無恒夕忽然而來忽然

而去無住爲主無戀爲本無相爲宗其真有道者耶

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足自給有妻室矣而淫往往房室過度成瘵且死而遇我師誨之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毋問當是時有一女而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閔度其時蓋在嘉靖乙未丙申間也余謂道人漫應人多矣安知不復漫謂我我姑漫應之因相與失笑而別嗟夫洪崖先生之嗜古器

物毛仙翁之嗜名文字吾意竊嘗疑之以問道人之於人間世若無足撓念者而猶不能忘一身後名固賢於洪崖先生其不能超毛仙翁之乘而上也猶龍公之畏名甚於畏禍雖然猶知有名者而後畏之是不能忘名也何疑於道人

節孝汪吳傳

外史氏曰稱汪吳者何女吳而婦於汪也稱節孝者何節於夫孝於舅姑也歸夫而夫瘵矣猶夫也舅孱矣猶

舅也姑不慈婁欲奪之矣不成姑也然而吳所以徇之奉之一也是故稱節孝也夫之始療也其舅某匿而利吳之橐吳之父覺之欲弗許吳間語其侍者曰吾不敢預聞也得無有所不可乎即弗往弗他往也父憫而嫁之盡徙其橐從焉及歸汪而夫病不可爲矣晝夜不解衣侍湯藥其道婦也身女也夫死而吳大慟謀以死殉左右萬方解救迺已自出其橐以治葬具不以煩夫家而姑素嚚而貪夫之巨嫂佐之謀以吳父而豔計聘者

之利之則亦利聘者因延灼於他室將受幣而脅吳使嫁吳大嗟泣曰彼謂我難死哉遂不食而使人走父所謂曰姑欲嫁女女必死請以旦夕訣父亦嗟泣曰吾嚮所以不欲棄若汪者此也訴之郡假守胡君請以父之粟養而完吳節胡君義而許之致約束於汪前是姑既不得志則益與巨嫂合日修隙橫捶撻矣吳噤弗發也而漸日益務爲恭謹旦夕共饋有加姑內愧之又懼郡符不復爲吶唱而舅連歲賈於外帑大挫徽人視賈羸

縮爲隆殺即姑薄之不以當夫數也諸婦亦爭趣姑而置舅舅自慙挫亡所寘喙而吳所上食獨加醲鮮歲衣前寒暄而薦諸婦始知有舅夷於姑矣夫之弟復早死有婦徐矢志而迫於貧吳時時慰勉曰甘苦與若共之母患也徐資吳橐乃益堅人謂吳不獨身爲節又能成徐節不獨身爲孝又能成諸婦孝且也舅安於舅姑安於姑庶幾允若哉其父聞之曰吾嚮者悲吾女嫠今者不悲吾女嫠非嫠何以見吾女也吳既持節至俛老氣



益發舒歸而侍父疾以謹聞父遂起吳手而少弟修七  
歲而失恃吳撫之至成立內外家共推之以爲宗女師  
贊曰吾聞之徽俗奇妬妬至不可聞自汪司馬伯玉之  
傳七烈婦於是妬之風小斂而轉爲節若烈者此何故  
也夫靜而專者女德也以從一之道責其夫則爲妬以  
從一之道自責則爲節若烈也患未有以風之耳夫汪  
吳之行至爲難能然一女子耳能使其家盡化之司馬  
真風人哉

洪氏雙節傳

安亭朱炳之王父曰恩爲博士弟子試不利棄去與其兄欽俱老田里間欽挾術爲名醫長五七言近體有詩集曰天逸稿而恩卒無所就有子女各一子曰龍女曰淑適嘉定人洪臣淑性婉嫕通詩書居家工事其父母適洪工事其舅姑乃至撫接上下理絲枲供饋餉無弗工者爲嬪可十年未有子以是差有媵婢淑寬然不妬也而洪臣益敬愛之蓋未幾而臣夭淑且欲以死殉矣

兄龍力爲解釋得不死久之乃躬率其媵婢勤女紅自給而外持門戶理出納諸婢不堪其苦多謝去而獨阿素者愈依依朝夕淑憐之謂曰吾婦也故爲主君守若方少何忍羈勒汝當擇良而歸之素淚交於頤不能答退而曰主母以我非人哉且主母之所殉者主君耳吾死有主君而生有主母及使我兩負之蓋一宿而成蠱疾腹彭彭然幾死兄龍聞而馳謂淑曰奈何獨爲貞也俾撫素甘苦共之必不嫁汝素乃稍稍起共奉淑朝夕

益無間兄龍去淑居半舍餘未嘗三日不過慰淑也俄而亦死淑乃大歎咤曰天乎窮矣顧龍有遺孤所謂炳者僅歲餘以龍屬而抱之經紀其遺產課僮奴深耕易耨展轉成上腴炳稍長淑自計必贅於洪而後可安也居久之洪更掩炳產而有之會歲饑淑大出其藏以應貸者洪之族不悅聚而剽掠其貨財以去淑自是邑邑不樂念以義得禍而不能白遂邁疾卒年僅五十七凡嫠居三十年素乃益自勵影相屬者又二十年而死炳

欲上其事於朝力弗逮也俾其友劉天民纂其事行而謁余傳之

弇州生曰淑之志與素俱皦然者也其材足稱其邁乃可憫矣雖然淑猶知有詩書焉素何知素殆以淑爲詩書者也炳感二節婦之行欲爲之請於朝而不能以余傳之噫吁炳可謂能伸其感者矣炳既不得志於嬭家益貧然四壁皆圖書其爲詩能繼其大王父云

文林郎王君傳

文林君者王氏諱湧字予文有別號曰道川矣其稱文  
林者何其子一言爲吳江令以政績著得封君如令官  
而階文林郎故也君既封一言以天子之命命之以命  
服衣之君君弗色喜曰此吾選人格也得之自汝小快  
耳一言遷爲南刑部主事而以歲賦不登額留攝令督  
之俾登額而後去令乃歎曰令不才天子以巖邑寄我  
撫慰其元元奈何揭瘡痍而鞭撻之博此一官也上書  
自劾忤柄臣指勒歸里一言內自快獨念恐失君意而

君迎謂曰若真吾子也不屈志以完身與歡飲竟宿無  
片語及官中事且悉爲理其六載私責至數百金不倦  
蓋君世爲南城名族至其父廉材而天是時君甫十齡  
耳哀毀如成人君之母黃卓犖有丈夫志行理家秉斬  
斬而尤能以義方之訓課責君君能奉循之性穎敏強  
記其爲舉子業日誦經史千餘言甲夜誦時義至丙得  
七章皆不忘其於善書則天性也十五娶婦張孺人有  
女德君自是遘疴疾彌歲母黃憐之曰是不可困以博

士弟子僕僕學宮乃出橐中裝俾以例游太學時金壇王給事煜吾州曹工部遠骨鯁士也與君交爲莫逆君之游也頗挾重人意且狹邪少年而顧悉斥以市賣古圖籍會其仲季且長矣而鄉之人有羅汝芳先生者以經術名東南又縱談理性之學君率其二弟受業焉亦請得事羅先生於師友間有所究哲而反之身心者不淺矣君既充吏部選人而以念母老不就羅先生時宦都下貽書促君來謂有例可得京朝官吾且爲北道主



君報書曰不佞少而依母母今老矣安能以升斗祿易菽水養也敬謝羅先生門牆之跡冷矣嗚呼君之所負挾與識度若此宜其曠然於一言之得失也一言之成進士君固不爲意獨其能請座主翰林于公慎行表母黃之孀節奉之母前誦而薦之母欣然舉觴君乃大快曰母鞠我誨我賴我子以伸萬一之報既而歎歎者久之傷父之不及見也母年八十一以令終君猶號踊幾絕灌以湯藥始稍稍蘇先其二弟治喪葬固不惑也其

友愛仲季尤篤怡怡至老無間始教之終不得志於科目乃教一言及一元一元亦游太學有聲矣會柄事臣死一言再起爲令擢丞泉州府入爲南職方員外郎武選郎中君戒之曰蹶不足沮起不足多勉旃慎守不變塞而已已官金陵則謂金陵饒佳山水足暢蔬豉米醢時繼汝不乏母爲朝夕謀也君性寬然長者獨勇義若不給而又好施予間從父老游或語某津無渡舟某里未井某橋梁圯某道不治某宗戚有不克葬者言未絕

而訾力繼之矣所勾貸緡錢不任子并其母與券俱捐  
不問其治家自賦耕桑外不與人共錐刀之利嗟夫傳  
有之畜馬乘而始不察鷄豚哉君殆猶賢乎也已郡邑  
大夫嚴重君每鄉飲輒延之大賓曰即非令君父何可  
屈之僕介行嘗倡其宗人修族譜飾世祠合饗以推擇  
爲祭酒進退雍容甚都閭里視以矜式晚年羅先生道  
益高君奉事益篤謂一言吾爲先生治講堂今成矣死  
可無憾君素強無疾疾未何時竟不起得壽六十有八

張孺人之稱孺人也亦以一言最故封

弇州生曰余弔武選郎郎慟欲絕既而踵門泣血以請  
曰父已矣所以爲父計者獨得公一傳以爲惇史余不  
能悉君獨念郎嘗令吳江與余家僅百里而遙吳江士  
民稱其令清惠之政不絕口至於寧去官而不忍浚民  
之膏血以蘄苟免其事尤偉後承佐司馬部與郎益親  
其挺節持操所覩不二三也嗟乎柄事者以催科殿最  
令先意而求庸者比比以至辱吾國爲聚斂之世能無

慨也王君能深此意故不以子失官爲恨而亦不以復官爲快其猶賢哉余所敘述甚多然取徵者此爾

弇州續稿卷六十九